

愛玲燼餘小團圓 重構傾城半生緣

「百年愛玲 人文港大」文獻展 張望無法割捨港情懷



1941年秋季港大文學院師生合照，三年級生的張愛玲站在第三排的女學生中。圖片來源：香港大學檔案館



二戰間馮平山圖書館被徵作防空站，當年張愛玲在此瀏覽不少藏書。圖為底層書庫。圖片來源：香港大學檔案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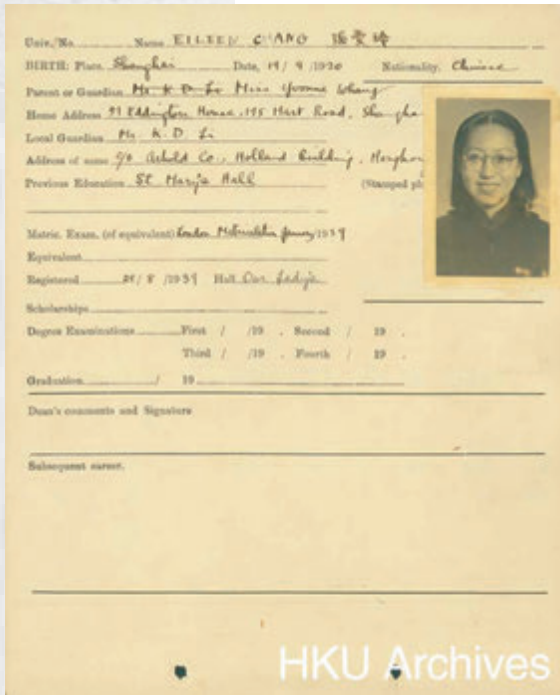
張愛玲醫學系知己炎櫻的妹妹柯來夏的學籍證明。圖片來源：香港大學檔案館

「我與香港之間已經隔了相當的距離了——幾千里路，兩年，新的事，新的人。戰時香港所見所聞，唯其因為它對我有切身的、劇烈的影響，當時我是無從說起的。」（張愛玲自述散文《燼餘錄》）

2020年9月30日，是近代知名作家張愛玲誕辰100年。二戰期間她曾就讀、對其文學創作深有影響的母校香港大學，現正舉行「百年愛玲 人文港大」線上紀念文獻展，透過多項首次面世的文件與圖片，展示她的港大生活與因緣。

香港文匯報專訪了策劃展覽的港大比較文學系主任黃心村，分享述說這些影像及檔案記錄，如何呈現張愛玲早期的學業住宿、及她與兩名港大恩師的連結，重構當年的歷史時光，進而讓大眾透過「張看」的視角，對照並體會其筆下無法割捨的香港情懷。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虹宇



張愛玲港大的學籍記錄。圖片來源：香港大學檔案館

求學從不缺課
戰時不忘閱讀

除了《燼餘錄》等散文具體回憶了在港生活，張愛玲的經典小說《傾城之戀》、《第一爐香》、《茉莉香片》等亦以香港作舞台，港大及相關人物群像作為影子混含其中，而其晚年有自傳色彩的《小團圓》、《易經》，同樣折射其港大生活與香港情懷。

張愛玲於1939年入讀港大，至1941年底香港戰爭爆發大學停擺，翌年5月她離港回到上海。今次展覽中，張愛玲與文學院師生的集體合影、她獲獎學金的原始檔案等均是首次面世，連同其學籍記錄及成績單，當中戴着圓眼鏡片、穿深色旗袍的證件照，讓人一窺她求學時從不缺課的單純優秀學生模樣，也與她上世紀五十年代身著艷麗旗袍口點絳脣的經典形象有所對比。

張愛玲好學且求知慾旺盛，《燼餘錄》《憶胡適之》中都有提及，當馮平山圖書館被徵作防空站，她擔任防空員時，在炮火紛飛的時候讀《官場現形記》和《醒世姻緣》。是次展覽特選了馮平山圖書館的歷史照片，幫助聯想其戰時閱讀場景，黃心村笑言，「以馮平山圖書館的藏書量當然不只兩本」，但《官》和《醒》兩本書卻藉由張愛玲筆下被張迷們津津樂道。



二戰間馮平山圖書館被徵作防空站（圖片來源：香港大學檔案館），右圖為現址模樣。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啟發一生創作 兩恩師資料面世



許地山（左圖）對張愛玲有相當大的影響。中為《近三百年來底中國女裝》初稿。右為古代中國器皿研究手稿。圖片來源：香港大學檔案館

《燼餘錄》曾提到，「即使以一生的精力為那些雜亂重疊的人頭寫註解式的傳記，也是值得的。」說的是張愛玲於港大連結起的人物師友群像。而諸多人像中，歷史教授諾曼·佛朗士（Norman France）可說最為濃墨重彩的一筆。

「張愛玲青春時期如果有什麼朦朦朧朧的崇拜的話，佛朗士就是這麼一個存在，對他的描繪與其他人都不一樣。」黃心村評述道，而在《小團圓》和《易經》中佛朗士分別以安竹斯先生和布雷代先生的面目再次出現。今次展覽，佛朗士的照片和資料亦是首次面世。

黃心村仍在整理更全面的材料，「佛朗士的照片很難找，要像偵探一樣，在浩如煙海的檔案中找尋到需要的正解。」最後，她在港大中文學院找到1941年中文系師生的合照，佛朗士當時

正坐在教授陳寅恪和神父祈祖堯中間。黃心村正撰寫相關論文，探討佛朗士在當時港大課程中引入近代史對張愛玲的啟發等等。

除了佛朗士的珍貴資料外，今次展品中港大文學教授許地山未完成的古代器皿研究親筆手稿和《近三百年來底中國女裝》初稿亦是首次展現。許地山1935年加入港大，大刀闊斧改革，引入白話文、敘事體及文學史，革新了港大文學院的學術環境，張愛玲得以在他改革文學院的年代入學，對其之後文學創作的角度和切入不可說影響不大。

其中，《近三百年來底中國女裝》一文及相關研究，可能直接啟發了張愛玲散文《更衣記》中形容「我們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裏」的超前觀念和對女性衣物象徵意義的暢想，可望帶來新的探究空間。

昔宿舍聖母堂 重建不復舊影

張愛玲作品中曾多次出現的大學女生宿舍，坊間一直誤傳為港大的梅堂（May Hall）。但實際上，她當年居住的宿舍，是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後半期學生大幅增長後學校在校外選址的，位於寶珊道8號的獨立大宅，並於

1939年法國修院學校將大宅捐給港大，當時改名為聖母堂。今次展覽首次展出多項港大檔案館藏及私人收藏的聖母堂的舊相及資料，詳細詮釋更正梅堂誤說；而該處早已在上世紀七十年代重建成愛敦大廈，不復當年舊

影。黃心村曾親身前去踩點，笑言：「只有親身去過寶珊道8號才會知道，《燼餘錄》中馬來半島的蘇雷珈（張愛玲室友）面臨轟炸的危險，依然要將裝滿顯像衣物的大皮箱設法搬運下山，是多麼艱難的行為。」

大學初識張學 結緣成拾遺者

黃心村與張愛玲之間的緣分，也許可以用「不解的結緣」來形容。她與記者分享指，自己是於大學時初識張愛玲，當時內地正因何靈1985年《遙寄張愛玲》文章掀起「張熱」，「很多人第一次讀張愛玲就被她的文字所震撼，像第一次知曉文學竟然可以這麼寫」。再遇張愛玲時黃心村已是博士生，正於加州大學就讀，老師李歐梵撰寫研究上海三十年代文學，恰好她要設論文題目，獲建議研究四十年代的上海，黃在諸多作家中與張愛玲「對上眼」，論文最終成為《亂世書寫：張愛玲與淪陷時期上海文學及通俗文化》一書。

讀《夢魘》聞仙逝 書如隔世信物

結緣是一種幸運，也是一種遺憾，人生若只如初見。黃心村憶述，1995年秋天在寫博士論文之際，在洛杉磯機場候機的她正以張愛玲《紅樓夢魘》打發時間，遭來自遠方的電話「驚醒」，獲告知張愛玲仙逝，深受衝擊。其後她從舊報中得知，張愛玲生前於洛杉磯的最後住址，就在大學附近，「很奇怪，明明大學裏很多人在研究張愛玲，卻完全沒有人知道她就住在附近的街道，可能隨時擦身而過而不自知。」她曾經如此描述當時知悉張愛玲離世的反應：「只記得手上的書，已掂不出分量，彷彿是從陰曹中凸現的隔世信物」，又提到「我連與她錯過的機會都沒有，麻想絕對是自作多情，即使擦身而過，也是兩條永不交叉的平行軌道」。

「沒想到多年後，會回到港大，這個和張愛玲有着千絲萬縷聯繫的地方教書」，2010年黃心村到港大參加學術研討會，不久後便留下，成為一名「張學的拾遺者」，從港大檔案館中過濾捕捉張愛玲的痕跡。她形容「我與張愛玲應該是命中注定的緣分」，今次展覽她更希望以張愛玲作為窗口，讓更多人透過其眼睛看向戰時香港，看向港大眾生相，看向人性的本質，演一齣歷史和文字的「對照記」。



黃心村站在幾十年前張愛玲走過的舊校舍，心中感慨萬千。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